

## 早夭

她在砧板上切自己  
還切青灰色鮮蝦，携泥土的新韭  
等待那條魚從蒸鍋裏醒來  
就像昨天等待檢查報告打印完畢  
病灶、隱匿轉移、五年內生存率  
她咀嚼這些詞匯如同年少咀嚼  
路旁滾落的生板栗噼啪作響  
風聲裏遺落了一顆乳牙  
幾沓習題冊，還有長長賬單

純白房間是時間縫隙裏的一場雪  
她伸手想握緊監視器飄蕩的幾條綫  
伸手，直到指尖變得透明  
吐出黑血的引流管十年前明明是鮮艷的臍帶  
或許這間房的水分永遠守恆  
她愈在眼睛裏蓄積一片湖泊  
病床就愈風乾如沙礫

一直照著說明書往麵包片塗抹母愛  
此刻才變成最保守的信徒，求最廉價的庇佑  
在賭桌最大膽地下注  
要恩賜與背叛分量等同  
向神袒露肚皮，神卻  
伸出積滿灰塵的手掌  
春天這次好像不會來了，杜鵑花  
不再流過鞦韆、蠟筆，和髒球鞋

“媽媽你別怕”

“媽媽其實我害怕”

她擡頭就有雪降落  
沉睡就有鐘聲和白鴿響起  
命運遞給她遞給一小部分人群  
一塊灑了藍色糖霜的墓碑  
十年前她誕下一整個宇宙  
此刻她又從宇宙的子宮裏脫落  
白紙樣純真赤裸，纖細單薄